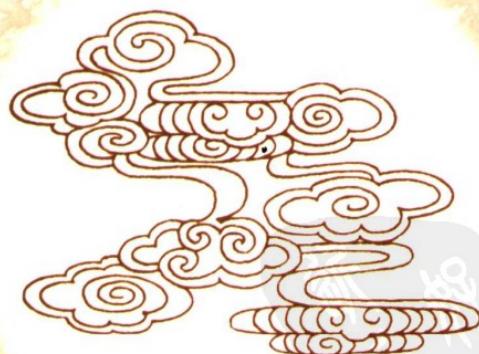


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杭州佛学院 /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杭州佛学院／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佛学院 编 .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ISBN 7-80123-630-0

I. 吴… II. … III. 佛教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B94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091607 号

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杭州佛学院 编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霍克功 张越宏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28 印张 690 千字 48 张图表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书 号：ISBN 7-80123-630-0/B·232

定 价：66.00 元

序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已成蔚然之势。然经三武一宗法难，唐代诸宗，均遭打击；只禅、台二宗因据江南而得以更大发展。南方如吴越、闽国等，因国主护教，而为宋元佛教的复兴打下了坚实之基础。吴越自钱缪至俶王历五世七十余年，奉行休养民生之改良政策，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台、贤、净、律诸宗欣然而中兴。其时杭城正如杜牧所云：“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钱弘俶更造八万四千佛塔，各地供养。吴越遂成为中国佛教之中心。

沧海桑田，瞬即千年。惟今值国势昌隆，海内安和。由杭州市佛教协会、杭州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协办，杭州佛学院承办之《首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创杭城近现代吴越佛教研究之先河。现将与会善知识之论文汇编付梓，诚可庆矣。这也必将带来海内外对吴越佛教内涵之详研，真所谓抛砖引玉也。

俞祖熙

甲申年荷月于三自居

序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首届杭州“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秀丽的西子湖畔隆开幕了。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祝贺！向与会专家学者和佛教界高僧大德表示热欢迎！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吴越时期，钱氏王朝力倡佛教，使杭州自始享有“东南佛国”之美誉。深入研究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意义重大。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和佛教界高僧大德按照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深入探讨佛教与杭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特别是与杭州旅游业相结合等问题，为杭州发展佛教文化旅游，打响“东南佛国”和“游在杭州”品牌献计出力。

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3年9月26日

贺信

吴越佛教研讨会：

吴越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历时不衰，影响着千百万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佛教是其中的核心成分，它是人们精神道德追求、价值取向、文化修养、待人方式的准绳，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吴越佛教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佛教的很多派别，例如天台宗等都是在这里创建起来的，不少民间信仰也是在这里开始传播起来的，很多重要的经典也是在这里翻译出来的！因此，对吴越佛教的研究有着十分深刻和重要的意义。贵会的召开是对吴越佛教研究的首创，我想这次会议一定能推动吴越佛教乃至全国佛教研究的展开，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因有事不能前去与会，特撰此信表示衷心的祝贺。

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吉祥如意。

贺信



3

黄心川

2003年9月25日

目 录

序	俞昶熙(1)
贺信	王国平(2)
贺信	黄心川(3)
“吴越佛教”辨名	张家成(1)
吴越佛教与当代世界佛教——谈吴越佛教之	
三大特质与一大贡献及若干述评	王仲尧(9)
观音信仰与吴越佛教	韩秉方(24)
吴越之地的舍利文化	宫哲兵(35)
浙江佛教及其历史特点	董 平(47)
元代飞来峰藏、汉佛教造像探讨	赖天兵(61)
一方净土——佛教净土法门与浙江	黄公元(79)
浙刊佛藏述略	张新鹰(110)
湖州佛教对外交流史初探	黄 煦(128)
吴越佛教与五台山佛教文化交流	周祝英(135)
法眼宗精神简论	刘元春(146)
永嘉玄觉的山居禅观	蔡日新(160)
关于湛然行迹中的几个问题	俞学明(175)
吴越王钱弘俶与宋代天台宗的复兴	宋道发(184)
永明延寿与中国佛教新结构的形成	陈荣富(195)

目

录

1





永明大师绝待圆融的佛教思想文化	
与启示	高柏生(213)
四明尊者扶宗	沈仁岩(219)
慈云遵式的忏法实践	圣凯(235)
宋代涅槃学中的双游义——以孤山智圆	
为中心	吴忠伟(252)
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	
再检讨	张风雷(265)
天台遗则佛窟学之特色	曾其海(289)
道济禅师与吴越佛教文化	惟贤(299)
净慈道济与后期禅宗	赖永海(306)
解读济颠	文正义(318)
寒山诗赏析	韩廷杰(342)
莲池大师与云栖寺	林克智(354)
莲池大师对邪外及迷信的批判	陈兵(365)
浅谈蕡益大师对当代佛教的启示	一方(381)
蕡益大师的台宗思想略探	来华(395)
蕡益大师儒释圆通思想简论	包兆昌(413)
中峰明本的禅净融合思想	纪华传(430)
晚明佛教的危机与应对——以云栖	
株宏为例	王公伟(441)
论晚明吴越佛教复兴现象及特质——以株宏	
复兴云栖寺为中心	陈永革(453)
冯梦桢与晚明东南佛教	黄卓越(469)
试论儒家对诸宗教的融和	严耀中(492)
简论佛教本体论的中国化	宋志明(504)
道教哲学与佛学的关系刍议	孔令宏(510)
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古代印度佛教文化与	
中国儒教文化的交往	李利安(529)

目

录

3

- 印光祖师思想研究 崔正森(541)
圆出世智 导世间行 培人天福 归极乐乡
——读印光法师文钞 颜开(555)
南京佛教之传入与发展略述 吕建福 刘大任(579)
敦煌草书写卷《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
考订(二) 黄征(593)
从《婆薮盘豆法師傳》看瑜伽行派三大师唯识
著述的流出分期 周貴華(618)
试论无相唯识与有相唯识理论差异及
其实质 慧仁(634)
追寻人间佛教思潮之源——从两岸佛教与社会看
吴越文化 邓子美(653)
太虛佛教思想与近代社会政治关系略论 龚雋(665)
庙产兴学中的吴越佛教 麻天祥(677)
谛闲法师二三事 方祖猷(691)
七塔寺溥常法师的振兴佛教与佛教
教育思想 黄夏年(700)
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价值 李朋友(712)
论佛教伦理的基本特点 董群(720)
佛陀信仰的社会形式及其关怀——以浙闽地区佛
教徒的宗教生活现状为中心 李向平(731)
佛教伦理与当代社会 江建昌(771)
佛教等宗教派别的伦理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中
的影响 姚卫群(778)
从热点事件看佛教参与现代道德建设的
基本立场 林国良(794)
佛教在现代社会所应负的使命 罗颖(807)
吴越佛教遗风与当代中天竺的发展 曹曙红(821)
关于“宗教、邪教、正信、迷信”概念之界定 道荣(829)

- 贊寧三教思想初探 隆德(837)
“吴越佛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总结 王雷泉(849)
附录一：韬光寺资料集 悟真(856)
附录二：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全目 (882)
编者后记 (886)



“吴越佛教”辨名

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张家成

在近年来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区域佛教文化研究显得较为突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吴越佛教”这一概念。现就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等方面略作界定和论证，进而分析“吴越佛教”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大德。

一、“吴越佛教”之概念

1、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吴、越与吴越

吴、越是古国(地)名。关于吴越二国的具体历史活动，至春秋晚期方见之于《春秋》、《左传》、《国语》等较为可靠的史书，特别是在吴国建都姑苏，越国建国会稽之后。董楚平先生在其《吴越文化新探》一著中认为，“在此(按：指春秋时期)以前，吴自吴，越自越，吴与越并不属于一个文化区。吴文化与越文化基本上是两支独立、平行的文化体系。”传统的说法是，吴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史记》“太伯奔吴”，“吴为周后”说)，而越国则较多保留土著特色。这一观点其来有自，影响也较大。不过本文不完全赞成此说。

实际上，早在春秋前期，二国的文化面貌就已基本一致。



就民(种)族来说，在“吴太伯奔吴以前”，吴越地区的土著居民都是“越人”，属同一种族。在《越绝书·吴地传》记载：“阖闾之时，大霸，筑吴越城(按即姑苏)。城中有小城二。”阖闾还在姑苏筑“南越宫”，应该原为越城。由此可以证明：吴越地区先民同为越族(当然，也有以“吴越”为族名，来说明吴、越同族。正因此，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将“吴越”连称。到春秋晚期，随着吴越争霸的加剧，先是吴王夫差打败越国，占据了钱塘江北岸；然后是勾践灭吴，据有茅山以西的吴国故地——武力争霸推进了二支近亲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到了汉代时候，人们往往“毋越”连称而不分，甚至称“吴”为“吴越”。如《论衡·四纬》：“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里即将吴说成是吴越。

吴越地区所含盖范围，除传统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上述地区毫无疑问)以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吴越地区邻近的淮扬地区(浙江到处是“徐偃王”的传说与遗迹)、地处江浙西部的皖南、赣北地区，东南方向的福建省等，是否应包含在“吴越”范围？笔者以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2. 作为区域文化的“吴越文化”

众所周知，吴越地区属于同一文化形态，即“吴越文化”。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江浙地区的一些学者(由卫聚贤先生发起倡导)根据古吴越地区出土的有关上古(包括新石器时代和整个青铜时代)文物，提出“吴越文化”这一研究课题，并在上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而且还出版了有关论集^①。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吴越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还有很大差异，

^① 《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7月出版，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

尚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如关于吴越文化的形成,存在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董楚平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吴越文化”,应是在春秋时期才形成的;另说则以为,吴越文化之下限到战国时期吴、越的灭亡。^①

其实这两种说法皆是指狭义的“吴越文化”概念。

本文基于近年吴越地区的广泛的考古发掘及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提出广义的“吴越文化”之概念:吴越文化之形成,应早于春秋时期;而吴越文化形成后,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也并未随着吴、越之灭亡而消失。相反,却因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吴越、华夏、荆楚等诸区域文化的交互融合,吴越文化得到继续传衍和更大规模地发展。如秦汉以后的学术思想史上的“江东佛教”、“浙东史学”“永嘉及永康学派”、“阳明心学”、“乾嘉学派”等,经济社会领域内的繁荣的商业文化和民间信仰习俗等等。

就“吴越文化”与中华文化之关系来说,越、楚、夏等同为中华文化之主体,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吴为周后”和“夏越一源”说^②,都说明了中华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呈现相互交融和多元一体之格局。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吴越文化也有其自身之特点:如因经济发达而使该地区人民商品意识非常鲜明突出;宗教文化方面“信巫鬼,重淫祀”——吴越佛教、道教都很发达;工艺方面,手工业制造业发达——佛教建筑发达;吴越地处东南沿海,江南水乡,“以舟代步”——故很早就形成中外文化交流中“海上丝绸之路”,这使得在吴越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在对外(韩、日)文化交流中,一直走在前列。

① 参见刘建国《吴越文化二论》,浙江学刊 1990 年第六期。

②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夏越关系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



3、作为区域文化及宗教文化概念的“吴越佛教”

吴越佛教首先是一种宗教。何为“宗教”？虽然人们对宗教的定义及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至少可将宗教视为一种文化。正如吕大吉先生在其《宗教学通论》中指出：宗教是一种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四要素有机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由这一观点出发，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吴越佛教文化视为广义“吴越文化”之有机组成部分。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越文化源远流长，是古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和演变都与华夏文化同步。而吴越佛教文化则有所不同：吴越佛教文化内涵之主体——佛教文化则是源于印度，二汉之际才传入中国，而在吴越地区广泛传播则是在东晋以后。至于佛教文化与古吴越文化的充分融合并成为该地区民间信仰习俗则是在南北朝及隋唐以后了。因此，“吴越佛教文化”这一概念包含了一个“佛教中国化”（佛教的汉化，不仅体现在佛教的义理如中国佛教诸宗的思想观点，更为直接地体现在佛教建筑、服饰、工艺品以及生活方式、信仰习俗等文化层面）以及传统文化（古吴越文化）的“佛教化”（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仇心态转而向追求事业的成功、“化干戈为玉帛”的社会稳定务实精神与平和心态）这样一个双向、动态的演变内涵。

在学术界，“吴越佛教”之概念早已有学者提及，如赖建成（台湾地区学者）撰有《吴越佛教之发展》一书，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中亦设有“吴越佛教”一节等等。不过这些概念所指主要都为“吴越国”之佛教，与本文所谓的“吴越佛教”有关，但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此所谓“吴越”主要是指吴越地区，而“吴越佛教”则是一个区域佛教文化概念，即吴越地区的佛教文化，与传统所谓“江东佛教”、“江南佛教”“东南佛教”之概念大同小异，多有重合之处。

在此，本文首先要强调对吴越佛教的两种理解之不同：



“佛教在吴越”和“吴越的佛教”。前者是指发生在吴越地区的所有佛教文化现象，而后者则强调了在吴越文化影响下吴越地区的佛教，即吴越化了的佛教文化。相对说来，在隋唐及以前，吴越佛教主要是指佛教经典的译解、寺院等佛教建筑的创建等，更多地表现为对印度佛教文化移译和介绍工作，而较少创见；而后则是“吴越化了的佛教”，即经过在吴越地区（当然也包括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学者及社会和民众充分消化吸收并认同了的佛教文化，从而形成了吴越佛教文化自身的特色。

二、吴越佛教的兴起与演变

吴越佛教虽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区域佛教文化概念，但由于中国佛教有着悠久的发展演变历程，且吴越地区范围也较广，因而吴越佛教也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到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本文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吴越地区佛教的初传：据《出三藏记集》载，东汉灵帝末年名僧、翻译家安世高因避乱离开洛阳南下，辗转而至浙江会稽。此后，于献帝末年，支谦也避乱南来吴地。一般的说法是将此作为佛教传入吴越之始。近来也不断有学者指出，吴越佛教的传入之另一途径，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印度经交趾，沿海路传至会稽一带。本文认为，佛教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一事件，对吴越佛教文化的影响及意义都十分深远，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探讨。

2、东晋至隋唐——吴越佛教之兴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已在吴越地区广泛传播，并形成中国佛教宗派。吴越地区是中国佛教宗派最早形成的地区。东晋六朝时期，名僧慧远、道生等后来均活动于吴地，历史上所谓“江东佛教”多有所指。而隋唐时期，在越地有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吉藏大师创三论



宗；而禅宗形成后，吴地的牛头宗、法眼宗等都十分有名。

3、吴越国至二宋时期的“吴越佛教”：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南宋复定都杭州，在吴越钱王的大力提倡，以及中国思想文化中心（包括佛教文化）的南移，从而形成了吴越佛教文化的鼎盛时期。其中的杭州暨浙江佛教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是五代至宋元时期吴越佛教（甚至中国佛教）的中心地区，这可由南宋时期所评定“五山十刹”证明之。

4、明清时期的吴越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一般将明清佛教称为衰落时期。然而，在以吴越地区为主的江南地区，佛教文化依然盛行不衰，并与江南地区的民俗紧密相关。明末清初随着莲池大师等弘扬，吴越佛教（尤其是杭州暨浙江佛教）又呈现复兴之势。明清时期的吴越佛教是当时中国佛教文化最繁荣的地区。此时之“吴越佛教”概念近于“江南佛教”。

而到了近代，随着上海市的崛起，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吴越地区中心地带的上海佛教引领着近现代中国佛教的近代化走向。“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就是在此。

三、吴越佛教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 在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

吴越佛教文化的特色是吴越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它既有中国佛教文化的共性，也深深地打上吴越区域文化的印迹。而从吴越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来说，早期的吴越佛教带有明显的佛教义学（般若学）特色；其与中国本土儒道文化有着密切交融，是最早产生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地区；而自五代以后，吴越佛教尤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佛教史演变的基本特征。

概括说来，吴越佛教文化至少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1、吴越佛教宗派众多，名僧辈出，佛刹林立。吴越地区地处江南，此地自隋唐以后一直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地区。自东晋至民国时期，高僧不断涌现。其中，也有很多来自于北方，却成名于南方（如印光），这是吴越佛教文化兴盛的重要标志。而江南吴越地区的佛教寺院，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在国内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指出的：“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正说明了江南地区佛教文化之盛。

2、吴越佛教文化还明显地表现出佛、儒、道三教融合（尤其是“儒佛融合”）之倾向，使得吴越佛教呈现出鲜明的入世特色。吴越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大德如永明延寿、契嵩、大慧宗杲、满益智旭，以及近代的印光法师、马一浮居士等皆主张“三教合一”，提倡佛教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和适应。

3、禅教净舍流与净土信仰的流行是吴越佛教的又一特色。在吴越地区，“念佛社”在士大夫阶层以及民间皆十分流行，使得吴越地区民俗佛教特别发达。在佛教修行方法的念佛法门，信仰对象上的观音信仰，以及居士佛教的盛行都与净土信仰的盛行有关。

4、在佛学典籍的著述及流布方面：吴越历代高僧撰述、编纂并流通了众多的中国佛教名著，为中国佛教的传播和流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南北朝时释慧皎编撰的《高僧传》14卷，开启佛教僧传体著作之先河。天台宗创始人智𫖮大师所作的《法华经玄义》、《法华文句》及《摩诃止观》，隋高僧吉藏著《三论玄义》，五代浙籍著名禅师大川普济撰写的《五灯会元》，南宋天台宗高僧释志磐撰《佛祖统纪》，以及五代高僧延寿的《宗镜录》、北宋高僧大慧宗杲的《正法眼藏》等等，在中国佛教典籍中都属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而在大藏经的刻印及流通方面，吴越佛教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